

0020

海
岳
名
言

米
芾
撰

中
華
書
局

海岳名言

此據百川學海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海岳名言

宋 襄陽米芾撰

歷觀前賢論書。徵引迂遠。比況奇巧。如龍跳天門。虎臥鳳閣。是何等語。或遣辭求工。去法逾遠。無益學者。故吾所論。要在入人。不爲溢辭。

吾書小字行書。有如大字。唯家藏真蹟跋尾。間或有之。不以與求書者。心旣貯之。隨意落筆。皆得自然。備其古雅。壯歲未能立家。人謂吾書爲集古字。蓋取諸長處。總而成之。旣老始自成家。人見之。不知以何爲祖也。

江南吳崑。登州王子韶。大隸題榜。有古意。吾兒尹仁。大隸題榜。與之等。又幼兒尹知。代吾名書碑。及手大字。更無辨。門下許侍郎。尤愛其小楷。云每小簡。可使令嗣書。謂尹知也。

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詩云。鬱鬱三大大。蛟龍岌相纏。今有石本。得視之。乃是勾勒倒收筆鋒。筆筆如蒸餅。普字如人握兩拳。伸臂而立。醜怪難狀。由是論之。古無真大字明矣。

葛洪天台之觀飛白。爲大字之冠。古今第一。歐陽詢道林之寺。寒儉無精神。柳公權國清寺。大小不相稱。費盡筋骨。裴休率意寫牌。乃有真趣。不陷醜怪。真字甚易。唯有體勢難。謂不如畫竿勾。其勢活也。

字之八面。唯尙真楷見之。大小各自有分。智永有八面。已少鍾法。丁道護。歐虞。筆始勾。古法亡矣。柳公權

師歐不及遠甚。而爲醜怪惡札之祖。自柳世始有俗書。

唐官告在世爲褚、陸、徐、嶠之體。殊有不俗者。開元已來。緣明皇字體肥俗。始有徐浩。以合時君所好。經生字亦自此肥。開元已前。古氣無復有矣。

唐人以徐浩比僧虔。甚失當。浩大小一倫。猶吏楷也。僧虔蕭子雲。傳鍾法與子敬無異。大小各有分。不一倫。徐浩爲顏真卿辟客。書韻自張顛血脈來。教顏大字促令小。小字展令大。非古也。

石刻不可學。但自書使人刻之。已非己書也。故必須真跡觀之。乃得趣。如顏真卿。每使家僮刻字。故會主人意。修改披鑿。致大失真。唯吉州廬山題名。題訖而去。後人刻之。故皆得其真。無故作凡差。乃知顏出於褚也。又真蹟皆無蠶頭鷲尾之筆。與郭知運爭坐位帖。有篆籀氣。顏傑思也。柳與歐爲醜怪惡札祖。其弟公綽。乃不俗於兄。筋骨之說出於柳。世人但以怒張爲筋骨。不知怒張自有筋骨焉。

凡大字要如小字。小字要如大字。褚遂良小字如大字。其後經生祖述。間有造妙者。大字如小字。未之見也。

世人多寫大字時。用力捉筆。字愈無筋骨神氣。作圓筆頭如蒸餅。大可鄙笑。要須如小字。鋒勢備全。都無刻意。故作乃佳。自古及今。余不敏。實得之。榜字固已滿世。自有識者知之。

石曼卿作佛號。都無回互轉摺之勢。小字展令大。大字促令小。是頗教顏真卿謬論。蓋字自有大小相稱。且如寫太一之殿。作四窠分。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。以對殿字乎。蓋自有相稱。大小不展促也。余嘗書天

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。慶觀字多畫在下。各隨其相稱寫之。挂起氣勢自帶過。皆如大小一般。雖真有飛動之勢也。

書至隸興。大篆古法大壞矣。篆籀各隨字形大小。故知百物之狀。活動圓備。各各自足。隸乃始有展促之勢。而三代法亡矣。

歐虞褚顏皆一筆書也。安排費工。豈能垂世。李邕脫子敬體。乏纖濃。徐浩晚年力過。更無氣骨。皆不如作郎官時。婺州碑也。董孝子不空。皆晚年惡札。全無妍媚。此自有識者知之。沈傳師變格。自有超世真趣。徐不及也。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。唐人無出其右。爲司馬係南岳真君觀碑。極有鍾王趣。餘皆不及矣。智永臨集千文。秀潤圓勁。八面具備。有真蹟。自顛沛字起。在唐林夫處。他人所收不及也。

字要骨格。肉須裹筋。筋須藏肉。帖乃秀潤。生布置。穩不俗。險不怪。老不枯。潤不肥。變態貴形不貴苦。苦生怒。怒生怪。貴形不貴作。作入畫。畫入俗。皆字病也。

少成若天性。習慣若自然。茲古語也。吾夢古衣冠人。授以摺紙書。書法自此差進。寫與他人都不曉。蔡元長見而驚曰。法何太遽異耶。此公亦具眼人。章子厚以真自名。獨稱吾行草。欲吾書如排管子。然真字須有體勢。乃佳爾。

顏魯公行字可教。真便入俗品。

尹仁等古人書。不知此學。吾書多。小兒作草書。大段有意思。

智永硯成曰。乃能到右軍。若穿透始到鍾索也。可永勉之。

一。一日不書。便覺思澀。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。因思蘇之才。恆公至洛帖。字明意殊有工。爲天下法書第一。

半山莊臺上。多文公書。今不知存否。文公與楊凝式書。人尠知之。余語其故。公大賞其見鑒。金陵幙山樓隸榜石。關蔚宗二十一年前書。想六朝宮殿榜皆如是。

薛稷書慧普寺。老杜以爲蛟龍。岌相纏。今見其本。乃如柰重兒握蒸餅勢。信老杜不能書也。學書須得趣。他好但爲乃入妙。別爲一好。縈之。便不工也。

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。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。凡數人。海岳各以其人對曰。蔡京不得筆。蔡卞得筆。而乏逸韻。蔡襄勒字。沈遼排字。黃庭堅描字。蘇軾畫字。上復問卿書如何。對曰。臣書刷字。